

洛乡间

## 蒸枣糕

◎郭丹东

每年中秋节,我最喜欢看奶奶蒸枣糕了。

奶奶蒸枣糕,用材简单:一盆白面、院中枣树上摘的几颗红枣,刚收获的绿豆、红豆。

每到中秋节下午,奶奶就在厨房里忙碌起来。她把和好的面搓成擀面杖般粗的长条,在算子上盘成大圆盘,圆盘直径从底部向上依次递减。我一眼就认出这是一条龙的雏形,但故作调皮地问:“这是一条蛇吧?”奶奶“噗嗤”一声笑了,说:“傻丫头,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奶奶拿出几颗红枣,按在龙身上,中间点缀些绿豆,一条龙初步成型。接着,她拿出一小团面,搓成椭圆状,用剪刀剪出一个口子,再捏两下,我看出这是龙头。奶奶选出两颗较大的红豆按在面团上,龙的眼睛张开了。

龙头固定到龙身后,奶奶挑了一颗又圆又大的红枣塞进龙嘴里,一条巨大的盘龙枣糕就做成了。奶奶把龙枣糕放上蒸笼,转身又忙着做别的枣糕去了:小白兔、福寿桃、小鱼、石榴等,我在一旁饶有兴趣地观看。

晚上,奶奶端出蒸好的枣糕,香喷喷的面,清甜的枣、豆,惹得我口水直流。我抠下“龙”身上一颗红枣,再拿起一只“兔子”一口一口吃掉,期待着如奶奶说的那样,在梦里,它们载着我飞向月宫,和美丽的嫦娥仙子相会……

五味人生

## 心有一轮圆月

◎刘茜

那年中秋节晚上,天阴阴的,月亮藏了起来。

儿子问我:“妈妈,你说中秋节晚上有月亮,月亮呢?”我透过窗,看见深邃的天空云层暗沉。我低下头,喃喃低语:“是啊!月亮躲到哪儿去了?”儿子摸摸脑袋,向我走来,牵着我的手:“妈妈,走,我带你去找月亮!”

在超市门口,儿子停住了脚步,抬眼望向我:“妈妈,小时候过中秋,外公给我吃芝麻月饼时,会冲一杯麦片,味道比花还香。”儿子眼里闪着一道狡黠的光。

“哦!你带我找月亮,原来是想吃麦片了!”我故意提高嗓门,嗔怪道,“你这个小滑头。”

瞅着琳琅满目的麦片,儿子仔细辨识,几番犹豫,买了一袋。

飞奔回家,烧水、开封、拆袋、兑水,清香四溢。儿子埋下头喝起来:“是这个味道,是这个味道。”瞧着儿子满足的笑脸,我知道,父亲植在儿子味蕾上的记忆,儿子寻回来了。

父亲离开我们五六年了,这藏在麦片里的爱,儿子在无月的中秋之夜找回,弥补了一份遗憾。我想,儿子的心里,一定有着一轮圆圆的月。

如今,儿子已远离家乡在外求学。今年中秋节,我们不能在一起团圆。但是,心有一轮圆月,中秋何处不团圆!

## 中秋

香一瓣

## 外公的期望

◎喻月嫦

看到我的名字,也许你会联想到月宫嫦娥。

我出生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,外公反复琢磨着要给我取一个有中秋寓意的名字。一番冥思苦想后,外公忽然想到了嫦娥奔月的故事,灵机一动,给他刚出生的外孙女取名“月嫦”,即月宫仙子嫦娥之意,希望他的外孙女像嫦娥一样美丽,像仙女一般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。

在众多兄弟姐妹中,外公只给我取了名字,对我寄予的期望更高。我从小生活在外婆家,外公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,在内心深处我是惧怕外公的。但每当到了中秋节,外公在讲起我的名字时,总是很满足地发出爽朗的笑声,滋润着我的心田。我望着高空明亮的圆月,咀嚼出了快乐的味道。

参加工作后,每到中秋节,我都会买一些纯正的家乡月饼到外公家过节,一边吃着月饼一边听外公讲起往事。每一次,我的名字在外公眉飞色舞的讲述中,更增添了传奇色彩。我望着天空中皎洁的圆月,咀嚼出了幸福的味道。

调到县城工作后,我把外公外婆接到县城生活,每年中秋节前夕,我都会买回一些软糯的月饼。中秋节这天晚上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听外公绘声绘色地讲述过去的事情,总少不了我名字的由来。这段往事犹如一坛陈年老酒愈久愈醇。我透过窗子望着天幕上饱满的圆月,咀嚼出了温馨的味道。

那年,外公在我们的悲痛和不舍中离开了,此后的每个中秋节,我都像往年一样买回香甜的月饼,摆在餐桌上。一家人依旧围坐在一起,但再也听不到外公讲那些往事,讲我名字的由来了。

我默默望着天边的圆月。外公,此刻,你是在月亮上看着我吗?

诗心歌韵

## 母亲的中秋月

◎张良

浓云薄雾  
月亮很晚才出来  
就那样呆呆地挂在我家窗口的  
树巅上

树枝银白  
庭院空寂  
有恍惚的水影  
我捏着邻家的山外来客分给我的  
小半块月饼  
我想留给在地里收花生的母亲

下露水了  
她还没回来  
我看看月亮  
希望她更亮些  
照着母亲回来的路  
也把我并不知道的山那边的世界  
照出来给我看看  
那年中秋  
我八岁

流光碎影

## 盼月饼

◎徐进良

中秋节还没到,超市里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月饼,闻着那香甜的味儿,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。

那时,村里唯一的综合商店,会在中秋节前一两天出售月饼。

父亲会木工手艺,农闲时常外出揽活儿,挣钱贴补家用。中秋节前后正是农忙时节,在他外出的日子里,我放学就得下地帮母亲收庄稼,虽然很累,但心中有盼头儿。干着活儿,脑中会浮现父亲提着月饼归来的身影,憧憬着月饼入嘴后的香甜,忍不住就笑出声来。

父亲每年都会在八月十四晚上到家,手里必定提着一斤五仁月饼,有时是一块大的,有时是两块小的。父亲说,五仁月饼,香甜有嚼头,好吃。可家里人口多,分到每个人手里的只有一小块。

有一年,父亲在中秋节当天傍晚才到家,且两手空空。原来父亲给人家干完活已是八月十五,拿到工钱后竟没买到月饼。

父亲拉着我赶到村里的商店,得知月饼已卖完,他顿时犯了愁:“这咋办哩!孩子们盼了一年了……”后来,店主把自己留着过节的两小块月饼分给了我们一个,父亲竟高兴得像个小孩子。

一转眼,当年盼着吃月饼的毛头小子,如今已年过半百,疼我爱我的父母也早已离世,但那缕缕缠绕了整个童年的月饼香,却深深刻在记忆里,萦绕在心头。